

论戴侃等、李美华译《飘》中的语篇衔接特征

魏雪莹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在翻译中,语篇衔接最能体现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衔接手段背后都蕴含着中英两种语言文化在形合、意合以及显性、隐性上的区别。同一本著作会因所处年代不同,遵循的翻译标准不同,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译本,而最为读者所关注的翻译腔问题也会随着语篇衔接手段的成熟发展和熟练运用得到改善。本文以《飘》为例,选取戴侃、李野光、庄绎传以及李美华两个译本中所采用的衔接手段为对比,从照应衔接、替代衔接、连接衔接这三种主要衔接手段在中英语语篇中的不同运用来分析语篇中的衔接功能,进而阐明其意义。

[关键词]《飘》;语篇;衔接;连贯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3.1452

一、引言

美国现代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十年磨一剑,创作出了名冠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飘》,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该小说被翻译成27种文字,畅销全球。这部凝结了玛格丽特毕生心血的作品,详尽描绘出了美国内战前后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异同,是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写照。该作品于1979年译入中国,期间经历了多次重译。在众多译本中,笔者选取两个译本,分别是戴侃、李野光、庄绎传(以下简称戴译)以及李美华(以下简称李译)两个时间跨度达到十年之久的译本,并就其在语篇衔接方面的处理做对比分析研究。

二、语篇衔接理论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于1962年首次提出了“衔接”这一概念。衔接在韩礼德和哈桑看来是一个语义概念,即语篇内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后来,在两人的共同著作中,两者认为,语篇是实际使用的语言单位,是交流过程中一系列连续的语段或者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而衔接与连贯又是语篇研究的核心。衔接指的是语篇中的不同成分在意义上有所联系的现象。这种联系可能存在于同一个句子内部的不同成分之间,也可能出现在两个相邻句子之间,有时还可能发生在相距较远的两个成分之间,甚至是篇章之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韩礼德和哈桑的《英语中的衔接》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衔接理论的创立。韩礼德和哈桑在这本著作中将英语的衔接手段归纳为五种:照应衔接、替代衔接、省略衔接、连接衔接、词汇衔接。语言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衔接虽不能直接决定连贯,但却对于语篇连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对语篇衔接理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对西方语篇理论的阐释和介绍。胡壮麟在其专著《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和多篇文章中提到了衔接的多层次模式,并将衔接归为四大类:照应、句法、连接和词汇衔接,补充提出衔接与连贯的五大层次,即结构衔接、及物性、音系层衔接、语篇结构等。可以看出,胡壮麟对衔接的归类,是基于韩礼德和哈桑的五种衔接手段的合并和删减,其《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一书的出版推动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

三、译本解析

本文选取《飘》原著第二章的内容,结合戴译和李译两个译本为译例,根据韩礼德和哈桑的理论框架,从照应衔接、替代衔接、连接衔接三种衔接手段出发,对这三种衔接手段在两种译本中的运用进行对比、阐释与分析。

(一)照应衔接

1.人称照应

在《英语中的衔接》一书中,人称照应是指“reference by means of function in the speech situation, through the category of person.”,即用人称代词(如:he, she)及其相应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his, her)和名词性物主代词(his, hers)所表示的照应关系。

笔者以《飘》原文中第二章为例,分析中英文因语言句

式特征不同所导致的人称照应衔接方面不同的处理方式:

例1 “You ain got no mo’ manners dan a fe’ el han’, an’ affer Miss Ellen an’ me done labored wid you. An’ hyah you is widout yo’ shawl!”

戴译:“你可像个女孩一般不知礼了,亏你妈妈和俺还辛辛苦苦教你呢。还有,你怎么没披上你的披肩呀?”

李译:“虽然俺和埃伦小姐在你身上花了不少工夫,可你的礼仪并没比一个干农活的人好多少。你怎的没披披巾坐在这呢?”

分析:英语是形合语言,在表示所属关系的时候,一定会使用形容词性的物主代词来重复人称与物之间的所属关系,既避免了名词上的重复,也达到了语法、句式间的整齐和平衡。而汉语是意合语言,不追求形式对仗、完整,而是通过前后文语境逻辑上的关系来通晓文意。因此,对于英语中的物主代词,汉语通常用“人称代词+的”来表示,但在汉语中“我的”、“你的”等表示领属关系的词大多可省去。就如例1中所示,为了达到人称照应,一定会重复“yo’ shawl”,但是在两种译文中可以看到,戴译版把“你的”翻译出来之后,会显得冗余啰嗦,不符合中文意合的习惯,而李译版直接省去,句子立马显得简洁明了。

2.比较照应

比较照应即用比较事物异同的形容词和副词,及其比较级所表示的照应关系。由于比较总是涉及到至少两部分,所以语篇中出现表达比较的词语时,读者就会在上下文中寻找与之构成比较关系的其他词语,因此,比较照应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例2 “You ain got no mo’ manners dan a fe’ el han’, an’ affer Miss Ellen an’ me done labored wid you. An’ hyah you is widout yo’ shawl!”

戴译:“你可像个女孩一般不知礼了,亏你妈妈和俺还辛辛苦苦教你呢。还有,你怎么没披上你的披肩呀?”

李译:“虽然俺和埃伦小姐在你身上花了不少工夫,可你的礼仪并没比一个干农活的人好多少。你怎的没披披巾坐在这呢?”

分析:根据语法功能,韩礼德和哈桑将英语中的比较关系分为总体比较和具体比较两种,前者仅就事物的异同进行比较,不涉及任何特征,是由形容词或副词来体现的,后者就事物的数量或质量等进行比较,由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来体现。汉语中同样也有总体比较和特殊比较之分,一般是通过词汇来表达比较照应的。因为表达方法上大致相同,在很多情况下,英语中的比较照应可以直接转化为对等的汉语表达。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该例中对于“no more... than”的处理,戴译的版本中“你可像个女孩一般不知礼了”存在语意上的歧义,并没有翻译的很准确;李译版本中“可你的礼仪并没比一个干农活的人好多少。”采用直接转化为对等的汉语表达方法。这种明显的程度比较笔者认为也可以用汉语中的总体比较照应来体现衔接关系,即翻译为:“你的礼仪和一个干农活的人一样不好”。

(二) 替代衔接

替代,即“the replacement of one item by another”。在语法和修辞上替代一般被认为是为了避免重复而采用的一种别样的语言手段,在语篇中,由于替代的形式意义必须要追索到其所替代的成分,所以其衔接上下文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韩礼德和哈桑将替代分为类: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和分句性替代。

下面笔者以《飘》原文中第二章为例,对文中出现的名词性替代进行举例分析:

名词性

名词性替代,指的是可用充当名词词组中心词的替代词取代另一个词组。英语中常见的名词替代主要,one、that等。而在汉语中会自然替换成“……的”。翻译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例3 If I can just see him privately before supper, perhaps I' ll find out the truth—that it' s just one of the twins' nasty practical jokes.

戴译:要是我能在吃晚饭前一个人看见他,说不定就能弄个明白——原来不过是那哥儿俩的一个缺德的玩笑罢了。

李译:只要晚饭前我能单独见到他,我就能知道事实真相——发现这只不过是那孪生兄弟俩一个令人讨厌的恶作剧罢了。

分析:原文中的“one”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同等替换的词,即翻译成“...的”即可,戴译的“那哥儿俩的.....的”和李译的“那孪生兄弟俩.....的”都符合名词性替代的用法。

(三) 连接衔接

连接是指两个或更多句与句之间的某种逻辑关系。句与句之间可以通过各类具有逻辑关系的连接词进而成为一个语篇。韩礼德和哈桑将连接分为增补、转折、因果和时间四种。在逻辑关系上,英语的显性特征和中文的隐形特征便会凸显出来。英文主要是依靠一些逻辑连词如and, but, 来体现,是显性的,但是中文中,句子间或段落间的语义联系不是靠连接词语作为纽带直接显示出来,而是通过句子或段落间的逻辑关系及语句的先后序列间接地表现出来,是隐性的。

下面笔者以《飘》原文中第二章为例,对文中出现的增补衔接手段进行举例分析:

1. 增补衔接

增补是指在一句话结束之后,根据其逻辑关系或者内容需要再增补部分内容,达到对前文的说明,肯定,扩充等作用。

例4 Whom Mammy loved, she chastened. And, as her love for Scarlett and her pride in her were enormous, the chastening process was practically continuous.

戴译:嬷嬷要是宠爱谁,就会严加管教。正由于她是那样宠爱思嘉和因思嘉而感到骄傲,她对思嘉的管教也就没完没了。

李译:只要是嬷嬷所爱的人,她都要加以调教。由于她对思嘉的爱特别深,又为思嘉感到无比自豪,所以,她对思嘉的调教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P90)

分析:第一句的翻译中戴译和李译分别增补了连词“要是.....就.....”、“只要.....都要.....”进行逻辑上的强调,使得前后文关系更加清晰,第二句译文中因为“as”体现出了因果的逻辑关系,所以李译本在处理上便增加了“所以”,符合中文逻辑完整的关系,读起来前后因果关系也更明确。

2. “and”的隐形处理

英文中“and”是最常使用的连词,但并不是所有的“and”都会翻译成“和”、“而且”。它在连接主语一系列的动作时,有时候会采取翻译的隐性处理。下面笔者

从《飘》原文中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对原文中不同的“and”的翻译和用法依次对原文中各种连接手段的翻译方法作具体分析:

例5 “No, I want to sit here and watch the sunset. It' s so pretty. You run get my shawl. Please, Mammy, and I' ll sit here till Pa comes home.”

戴译:“不,我想坐在这里看落日。它多美呀。你去给我把披肩拿来。劳驾了,嬷嬷,让我坐在这里,等爸爸回家来我再进屋去。”

李译:“不,我想坐在这看夕阳。夕阳太美了。你去把我的披巾拿来吧。求求你了,嬷嬷,我要坐在这儿等爸爸回来。”

分析:在原文中第一个“and”是起到了连接两个并列谓语的作用,有着语法功能,但与此同时“and”前后也存在着递进的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在汉语中通过意合便一目了然,因此戴译和李译都对“and”做了隐性的处理;第二个“and”在逻辑中起到顺承的作用,翻译成中文也不必生硬衔接,直接做了“隐身”处理。

3. 转折连接

转折是指前一句的意义与后一句的意义截然相反。如前一句是肯定,后一句是否定,或者前一句是否定,后一句是肯定。“and”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是起到并列和递进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也会出现表示转折的意思。

例6 When Mammy returned she would resume her lecture on Scarlett' s breach of hospitality, and Scarlett felt that she could not endure prating about such a trivial matter when her heart was breaking.

戴译:嬷嬷一回来又要重复那番责备她不懂礼貌的话了,可思嘉觉得正当自己心酸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叨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李译:嬷嬷回来时又会对她待人接物方面的失礼唠叨个不停,思嘉觉得,在她痛苦得几乎心碎欲裂的时候还有人为这种小事唠叨个没完,这于她是无法容忍的。

分析:原文中的“and”的作用在于连接两个并列分句,体现了英文的显性特征,但在逻辑中存在转折的关系,因此在中文翻译中,戴译处理成了“可”,立马将转折体现的更加清晰,语气也更加强烈,女主人公当下的心情跃然纸上;但是在李译的版本中,采取了隐性处理,因为前后文语境的叙述也能表明女主人公不满的情绪,因此便没有把转折明显的翻译出来。笔者认为戴译的语气更为强烈,转折连词也并没有显得突兀冗余,戴译本更胜一筹。

四、结论

本文从《飘》中的译例出发,将原文和译文的语篇作为基本单位、以韩礼德和哈桑提出的衔接理论为结构框架,以戴译和李译两个译本为材料,对照应、替代和连接衔接中所包含的具体形式作了梳理和对比,结合具体语境和语言使用差异等因素做了分析和总结,探究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篇衔接机制上差异的原因。研究衔接关系,不但有利于对语言本身进行科学的描写,而且有利于话语分析、文体研究、美学、修辞学、语用学等其它学科的发展。只有掌握两种语言在衔接手段中的不同,才能使一篇译文更流畅、通顺、连贯。在笔者后期的自我翻译实践中也会更加注重处理译文的衔接问题,朝着自由地游走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 [1] [美] 玛格丽特·米契尔. 飘[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0.
- [2] 胡壮麟. 语篇的连贯与衔接[M]. 上海: 上海外语出版社, 1998.